

寬
恒
著

六
指
琴
魔

五



霓 倅 著

六指琴魔

目 录

- 第四十四章 情天抱憾月华图避世…… (1426)
- 第四十五章 破庙投缢情痴图一死…… (1462)
- 第四十六章 四名瞎子强夺火炫弓…… (1492)
- 第四十七章 勇夺弓宝吕麟遭重创…… (1529)
- 第四十八章 身手不凡虎狼威辟易…… (1561)
- 第四十九章 逆瀑攀山存亡击一发…… (1593)
- 第五十章 夺火弦弓一招败四老…… (1630)
- 第五十一章 爱才一念华山派收徒…… (1665)
- 第五十二章 光团救险暗器杀徒…… (1696)
- 第五十三章 情坚金石背父救红妆…… (1729)
- 第五十四章 清理门户大闹峨嵋山…… (1760)

第四十四章 情天抱憾月华图避世

谭月华虽然面对着吕麟，一动也不动地，跌坐了三个时辰之久，但是吕麟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她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而且，吕麟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也都像利箭一样，直射入她心中！

吕麟在谭月华不理睬他的那几个时辰中，痛苦莫名，但是谭月华心头的痛苦，绝不在吕麟之下！

谭月华原是在谭翼飞和韩玉霞两人，伤好之后，便悄然离去的。

她也听得了六指琴魔在中条山麓，建造了武林至尊之宫，僭称武林至尊一事，因此在漫无目的地游荡中，也向中条山而来。

但是她并未到达至尊之宫，便无巧不巧地来到了这个庵堂之中。

自从青云岭上，婚变之后，谭月华心情之坏，无以复加，好几次，她都想要自己了却此生，但终究未曾付诸实现，她一见到处在山坳之中的庵堂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

那个跌坐在地的老尼姑，那袅袅上升的烟篆，那庄严的佛像，使得她在片刻之间，肯定自己已然为自己找到了归宿！

她毫不犹豫地来到老尼姑的面前，双膝一屈，便跪了下来。

那老尼姑仍是在数着她的念珠，并不理会谭月华，谭月华跪了好久，才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师傅，弟子恳求收录！”

或许是她那一句话中，充满了诚挚的请求，老尼姑立即睁开眼来，眼光停留在谭月华的身上。谭月华只觉得那老尼姑的眼光，像是一片澄澈的月光一样，心头顿时觉得一阵清凉！

那老尼姑望着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女施主，别跪着，快起来！”

谭月华忙道：“师傅，弟子恳求剃度！”

老尼姑笑道：“施主，佛门广大，但是却也不是歇足之所！”

谭月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师傅，弟子一心恳求剃度，绝无二心！”

老尼姑伸出手来，在谭月华的肩头上，轻轻地拍了两下，道：“施主，你年纪轻轻，偶有创痛，何必一生寄情于青灯古佛？”

谭月华在才一进来时，只当那老尼姑是普通的出家人，可是此际，她却已看出，那老尼姑不但神目如电，而且出言高雅绝俗，绝不类常人，呆了半晌，又道：“师傅，弟子心中所受的创痛，断然不是一生光阴，所能弥补，请允许弟子在此出家，永世不渝！”

老尼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施主，难啊！还是请去吧！”

谭月华哪里肯起来，道：“师傅，弟子恳求剃度之心，唯天可表！”

老尼姑又望了她半晌，衣袖略略一拂间，一股大力，已然将谭月华托起，道：“你暂时且莫削发，就在偏堂修行。”

谭月华答应了一声，向外走去，走到门口，又听得那老尼姑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向她言说，道：“心有烦恼，寄身佛门，岂是易事？唉！多少年来，自身尚未能平静！”

谭月华在门口呆了半晌，低声道：“师傅，我已决定此心决不再起波澜了！”

老尼姑点头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那是三天之前的事情。

谭月华只当自己在这个闲无人迹的庵堂之中修行，可以从此心如止水了。第一天，她果然摒除杂念，什么事都不去想它。

可是第二天，各种思潮，便纷至沓来，她费了极大的心神，才按捺了下去。

第三天，她心中更是乱到了极点，令得她忍不住向外面走去。

她原来只不过是要到外面去走一遭，宽一宽心再回来，但是却又碰上了吕麟！当她回到了庵堂，跌坐在蒲团上的时候，听着吕麟痛苦的声音，她恨不得大叫大嚷，冲了出去。

但是，她却竭力按捺着，一动不动，想要做到不闻不问之境。

可是她越是想收敛心神，却越是不能，吕麟的话，像利箭钻心，她自己的思潮，如野马奔腾，她想起了自己和东方白之间，如此纯洁的爱情，如今却被破坏了，以致自己落得如此境地，心中的难过，更不是任何言语，所能形容于万一！

直到端木红的那一声叫唤，传入了她的耳中，她全身为之一震，再也无法静坐下来，电光石火之间，手在地上一按，身形如箭，便已然从窗中，向外急穿了出去！

吕麟一见谭月华向外穿出，也连忙身形如飞，向外跟了出去。

两人的身法，全都快疾到了极点，是以端木红虽然立即循声寻到，但是吕麟和谭月华两人，却早已出了庵堂了。

他们两人，一前一后，向前飞掠而出，驰出了七八里，谭月华才停了下来，吕麟道：“月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”

谭月华面上，现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神色，但是却又一闪即逝。

她面上冷漠的神色，本来是竭力镇定心神，所装出来的。

而那个痛苦的神色，才是她心中思维起伏的反映，吕麟连忙道：“月姐姐，你心中想些什么，何不令得它痛痛快快地渲泄出来？何必郁积在心？你明知那是没有用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谭月华心中对自己拼命地叫道：“不要出声！不要出声！”

她重又跌坐了下来。可是，她虽然不断地提醒自己，不要出声，到后来，还是忍受不住地，回答起吕麟的话。

这时候，天色早已黑了，端木红也恰好在此际，来到了他们的身旁！

以后所发生的事，前文已经详述，此处不再赘言。却说吕麟紧紧地抱住了大石，好久以后，才又痛苦地叫道：“月

姐姐，你不能就此寄迹空门，了却一生！”叫完之后，他呆了半晌，又以脸贴石，道：“红姐姐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们两人，都被我害苦了！”

他自言自语，心头实是难过之极，好一会，才一跃而起，向前疾驰而去。

没有多久，他已重又来到了那庵堂的门前，“砰”地一掌，便拍开了大门，向内闯去，只见正堂中灯光摇曳，老尼姑在跌坐念佛，吕麟也不去理会她，直闯向偏堂中去。

可是偏堂中，然有灯光如豆，却是一个人也沒有！

吕麟连忙回到了正堂，对着那老尼姑大声叫道：“谭姑娘那里去了？”

那老尼姑睁开眼来，道：“她来的时候，贫尼已知她和佛门无缘，此际她向那里去了，贫尼如何知道？”吕麟听了，心中又是难过，又是高兴！

他所难过的是，自己和谭月华这一分别，又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方能相适，高兴的是，谭月华未曾回庵堂来，分明是她自己也明白了她不是佛门中人，已息了此念了！

他不再耽搁，一个转身，便向外走了开去，不一会，他已然来到了大路之上。

大路静荡荡地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他自己长长的身影，投在路面之上。

吕麟竭力地定了定心神，谭月华去了，去向不知，自己当然要设法找到她。

但是端木红在猝然之间，受了那么大的打击，口喷鲜血，不知伤成怎样，又不知去了何处，自己更是要将她找到！

虽然，在将她找到之后，她可能会再掴上自己一掌，但无论如何，就算她断下自己的一条手臂也好，绝不能让她伤后独自一人，浪迹江湖！

吕麟想了一想，见马匹已经不在，端木红已然来过，当然师傅等人，定已向前而去，端木红极可能也是追了上去。

他身形闪动，便自向前面，疾掠而出，掠出了三四里，只见迎面，一条人影飞驰而来！那条人影来势之快，快得出奇，简直像是一缕轻烟一样，一闪之间，就自远而近！

但是那一股轻烟，却不是笔也似直地向前射来，而是歪歪斜斜地，像是那人喝醉了酒一样！

显而易见，那是一个轻功绝顶之人，但是却又像是负了伤！

吕麟立即停了下来，那人也已将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吕麟早已料定，除了黄心直之外，余人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的轻功。

他一等那人来到了近前，便高声叫道：“黄兄弟！”

他这里一声未毕，那人已疾停了下来，虽然停了下来，可是身子，却仍在不断地摇曳，吕麟定睛一看，一点不错，那人正是黄心直！

黄心直此时，也抬头向他，望了过来，一见吕麟，黄心直苍白的脸上，现出一个极其惊怖之容，道：“吕公子，你……也遇上了……强敌了么？”

吕麟知道黄心直是因为自己的面上，满是血污，是以才如此发问的。

他听到了黄心直的这一句话，心头着实吃了一惊，因为黄心直既然如此问法，可见他是遇到了强敌！吕麟连忙问

道：“我师傅他们怎么啦？”

黄心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他仍是未曾说出所以然来，身子便突然向前一倾，向吕麟的怀中，跌了下来，吕麟连忙一伸手，将他扶住，只见黄心直的右手，仍然弯向背后，但是却又立即软垂了下来。

吕麟定睛向他的背后一看，不由得吓了老大一跳，原来在黄心直的背后，插着一柄明幌幌的匕首！那柄匕首，只有三寸左右，露在外面，入肉竟有四寸之多！

吕麟仔细一看，才知黄心直中了匕首之后，所以能未曾立即死去的原因，一则是匕首所刺的部位，在“灵台穴”之侧，未曾正中要害。二则，是因为匕首刺中之后，血未曾流了出来。

吕麟心知黄心直暂时，虽然不致于死去，但是他的伤势却是极重！

尤其是这柄匕首，更是不能轻易拔起，因为匕首一拔起，鲜血泉之间，他可能立即丧生！

吕麟心知黄心直本身武功，虽然不济，但是轻功之佳，却是罕见。

若是遇上了敌人，他除非不想走，否则，万无走不脱之理！

但此际吕麟，却没有心思去想及黄心直何以会受如此重伤的道理。他连忙将黄心直轻轻地放了下来，真气运转，将金刚神指，至阳至刚之力，凝于右手中指，在黄心直的背后，匕首所插中附近的“神堂”，“心俞”，“督俞”诸穴上，轻轻地点了一点。

在他手指和黄心直的穴道相触之间，一股纯阳之力，已

随之而发，透入黄心直的体内，只听得黄心直一声呻吟，睁开眼睛来。

吕麟道：“黄兄弟，你受伤极重，不可乱动！”

黄心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……知道……吕公子，我活……不长了！”

吕麟听得他断断续续，讲出这样的一句话来，心中难过之极。

黄心直虽然是六指琴魔的儿子，但是对吕麟而言，却有数次相救之德。

而且吕麟也素知黄心直为人心地极为善良，如今眼看他性命难保，却是无能为力，如何不感到难过？他眼中噙泪，只能道：“别胡说！”

黄心直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吕公子……我带着东方大侠……他们……赶路……不料陡遇强敌，我……力战之下，无法敌得过……他们……”

吕麟忙道：“黄兄弟，你放心，没有人会怪你的，敌人是谁？”

黄心直张开口来，想要讲话，但是他嘴唇动了几动，却讲不出话来，面色惨白，又已昏了过去！

吕麟心知他重伤之后，又提气飞驰，更是伤了元气，而自己刚才，以纯阳之气，冲击他的穴道，令得他苏醒的这个办法，却是可一而不可再，因为他在昏迷状态之中，生命可能延续得长久一些，而如果再次令他醒过来，可能立即出现回光返照，当场毕命！

吕麟呆了半晌，在他背部审视了一个，只见已隐隐有鲜血沁出。

吕麟想起自己将要眼看黄心直死去，而无能为力，心中实是难过之极。

但是，在片刻之间，他便霍地站了起来，在心中自己问自己道：当真是无能为力么？吕麟，你凭自己的良心说，当真是无能为力么？”

他在自己向自己发问之后，半晌答不上来！

因为，如果真要救黄心直的话，并不是真正地无法可施！

很简单，这里离至尊之宫，只不过三二十里的路程，飞步而驰，不消一个时辰，便可以到达，而心直的伤势再重，多支持上一个多地辰，也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而只要支持到了武林至尊之宫，将黄心直交给了六指琴魔，他便一定有救了！六指琴魔手中有那么多的灵药，岂有挽救不了黄心直之理？

但是，自己却也要到至尊之宫去，面对着最凶恶的敌人，六指琴魔！

一刹时间，去与不去的问题，在吕麟的心中，激烈地斗争起来。

可是奇怪得很，在那么紧要的关头，他心中却想起了许多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来。他并不去想自己到了至尊之宫后，六指琴魔将会怎样地对付自己，却想到了青云岭下，黄心直夺走了“八龙吟”，想到了黄心直夤夜为自己送来“毒龙再生丹”，想起了黄心直护着自己，逃出至尊宫等事来。

他心中并没有矛盾了多久，便已经下了决定！

只听得他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吕麟啊吕麟，若是你为了怕自己危险，便不去设法救他，你还算是人么？”他一面说，

一面已轻轻地将黄心直抱了起来，负在肩头之上。

他的动作，虽然小心已极，但是当他将黄心直负上了肩头之后，侧头一看，只见匕首附近，又已然渗出了不少鲜血！

吕麟心知若是黄心直的身子，再受到移动，可能鲜血出，便不可救药！

因此，他小心翼翼，上身不动，身形微矮，展开轻功，向前稳稳地驰了出去，大半个时辰之后，他已然来到了闸口附近！

吕麟一到了那闸口附近，心便跳得十分剧烈，他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如果如今要弃黄心直而不顾的话，还可以来得及。

可是他立即脸红了起来，因为这样的想法，实是十分卑鄙！

他只希望能在闸口之旁，碰到守卫的人，便将黄心直交给他们。

可是，他来到了闸口之外，空荡荡地，却无一人，他身形一晃，便穿了过去，扬声道：“有人么？快出来！”

他才叫了一声，便见“刷刷刷刷”，四条人影，掠了出来。

吕麟一见有人，心中一喜，忙道：“六指琴魔之子，身负重伤，我将他送来了，你们快来小心接了过去，迟则不及了！”

那四个人听了，相互望了一眼，其中一人，倏地向前，欺了过来，但是却又立即，退了回去，道：“你肩上所负，乃是少主人，但你是吕麟，我们却也认得的！”

吕麟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吕麟，快来将你们少主人接了回去吧！”

那四人却一齐哈哈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姓吕的，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娃娃么？”

吕麟怒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那四人中的一个道：“少主人分明是你所伤的，你却要讹我们近你身来，你将以金刚神指来伤我们，可是也不是？”

吕麟听了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他只想到自己的至尊宫之行，大是危险，却未曾料到六指琴魔，他手下的人，已然不信自己！

照这样情形来看，六指琴魔，只怕更以为黄心直是自己所害的了！

一时之间，吕麟的心中，又不禁大是犹豫起来，他真想将黄心直放下便走，可是侧头一看间，却见黄心直伤口处的血渍，已然将他的衣服，渗湿了一大幅，若是向地上一放，再由那些人去将他负了起来，只怕自己一番心血，也尽皆白费了！

他咬了咬牙，冷冷地道：“笑话，我要伤你们这干毛贼，易如反掌，何必出此狡计？”

那四人仍是远远地站着，齐声道：“若是你怀好意而来，可敢去见六指琴魔？”

吕麟将心一横，心想自己为了救黄心直，早已豁出去，怎可以半途而废，便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，快带路！”

四人之中，立即闪出两人来，吕麟道：“但需要另一人前去通报，他伤势极重，迟则不及了！”那两人中的一人，

身形一晃，便向前掠出。另一人带着吕麟，向前走去。

此时，吕麟不敢令自己走得太快，唯恐有什么震动，令得黄心直伤势加剧，不及救治，他稳稳地向前走去，尚未来到至尊宫之前，便听得“当当当”钟声大作！吕麟松了一口气，仍然向前走出，不一会，已然来到了至尊之宫的面前。

只见火把照耀，如同白昼，六指琴魔，怀抱八龙吟，满面怒容而立。在他身旁，如同众星拱月也似，站着三十余个高手。

吕麟定了定神，朗声道：“六指琴魔，令郎身负重伤，快取灵药来救！”

六指琴魔却并不回答，一挥手间，原来围在他身旁的三十余人，身形如飞，已然疾散了开来，顷刻间，那三十余人，围成了一个圆圈，将吕麟四面八方的去路，团团围住！

吕麟心中，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六指琴魔你儿子的伤势极重，你不理么？”

六指琴魔一声怪笑，道：“你伤了他，又来假做好人，是何意思，快照实说！”

吕麟闻言，呆了一呆，他已想到，自己此举，在侠义之士而言，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但是在六指琴魔这干邪派中人看来，却是绝不可理解的！当然他们要怀疑自己，一定别有用心！

他想了一想，苦笑道：“六指琴魔，你先将他救活了再说！”

六指琴魔向前跨出两步，将怀中的八龙吟，横了过来，右方枝指，共有六只手指的手，已然按在八龙吟的八根琴弦之上。

四周围静得出奇，只有火把劈劈拍拍的爆裂声，吕麟镇定心神，道：“你若是再延误下去，可就迟了！”

六指琴魔目光闪闪，望着吕麟，突然阴恻恻道：“凌风子！”

一个人应声而出，“在！”

六指琴魔手一扬，一只锦盒，已向凌风子飞射了过去。

那凌风子乃是一个面肉瘦削的中年人，看来武功颇高，他一伸手，将那锦盒接住，面上现出一个颇是惶惑的神色。

六指琴魔紧接着吩咐道：“你走向前去，将盒中丸药，给少主人服了下去！”

那凌风子乃是陕甘道上，出了名的独脚强盗，武功也颇有独到之处，但这时候，他一听得六指琴魔如此吩咐他，也不由得呆了一呆。

吕麟和端木红两人，闯进至尊宫，又从容离去一事，凌风子是曾经目击的。

而凌风子当然知道，武林中外已失传的功夫，金刚神指，已然在吕麟的身上重现，如果吕麟此行是诈，他走向前去，吕麟犹然发指——

凌风子想到此处，便不敢再想下去。

他觉得他自己所想的事，极有可能变成事实，因为六指琴魔不肯自己将丸药送到黄心直的口中去，分明也是为了怕吕麟伤人！

凌风子握着锦盒，僵在当地，额上已然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

而六指琴魔见他兀立不动，心中也自大怒，面色一沉，厉声喝道：“凌风子，你不听命么？”

凌风子全身震了一震，吕麟看了这等情形，心中不由得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连忙道：“凌朋友，快过来，我决不伤你便是了！”

凌风子向前踏出了一步，只是仍然是满面惊骇之色，道：“吕小侠，你可能发个誓么？”

吕麟听了，不由得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我吕麟若是趁机伤人，猪狗不如！”凌风子这才放心，大踏步地走了过来；来到吕麟的面前，吕麟刚才虽然已发了誓，可是凌风子双手，仍然在簌簌发抖，面色也白得可怕，只见他好不容易，才从锦盒之中，取出了一枚金色的丸药来，塞入黄心直的口中。

他才一将那枚丸药塞入黄心直的口中，便慌不迭地，向后倒掠了出来。

吕麟一刻不停地注视着黄心直伤势的变化，对于围在他身旁的三十个高手，和面前的六指琴魔，根本未曾放在心上！

他看到黄心直的面色已然渐渐有了一丝血色，他背上也不再鲜有鲜血渗出。

这一切，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，周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而吕麟却在此时，心中才开始想起脱身的主法来。

他假作仍是注视着黄心直伤势的变化，但是却偷偷地向旁，看了一眼。

他看到自己是被围在一个两丈见方的圈子之中，四面八方都有敌人，那些敌人，和他相隔，都有丈许远近。就算是没有六指琴魔在场的话，在那么多黑道高手的包围之中，想